

加里寧區紅軍克復重要據點

納粹增援，企圖解救被圍之第十六軍，結果慘遭失敗，蘇軍將德第二九〇師團全數殲滅，該師除番號外，已蕩然無存。

莫斯科廿四日電：前線今日來訊，德方現正作最後之努力，以圖解救被圍於斯摩棱斯之第十六軍，德軍在斯摩棱斯之進攻，係以坦克及重炮為主要武器，德軍在某區中全力進攻，發生激烈之戰事，德軍之進攻，係在德軍不顧其重大損失，仍繼續作無效之進攻，德方現正調集及運送補給物資，德軍已將德軍第二九〇師團全數殲滅，該師團除番號外，已蕩然無存。德方現正調集及運送補給物資，德軍已將德軍第二九〇師團全數殲滅，該師團除番號外，已蕩然無存。

波蘭軍隊活躍

德軍後方

倫敦廿四日電：波蘭軍隊在德軍後方之活躍，已引起德軍之注意，德軍現正調集及運送補給物資，德軍已將德軍第二九〇師團全數殲滅，該師團除番號外，已蕩然無存。

舉行六屆年會

留英印度學聯合會

倫敦廿四日電：留英印度學聯合會，今日在倫敦舉行第六屆年會，決議在倫敦中央圖書館舉行，今日在倫敦中央圖書館舉行，決議在倫敦中央圖書館舉行。

悼范子俠等四同志殉國

新華社安二十三日電：此間解放日報今日發表社論，悼范子俠等四同志殉國，悼范子俠等四同志殉國。

西共總書記

狄亞斯逝世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狄亞斯，今日在莫斯科逝世，狄亞斯今日在莫斯科逝世。

緬境華軍阻擊日寇

緬甸二十三日電：緬境華軍阻擊日寇，緬境華軍阻擊日寇。

日寇海空軍損失重大

新華社安廿四日電：日寇海空軍損失重大，日寇海空軍損失重大。

敵派松岡

出使敘廷

東京二十三日電：敵派松岡出使敘廷，敵派松岡出使敘廷。

（此處為范子俠等四同志殉國之詳細描述，內容略）

「治病」的演出

農民：編作者自己所說，這個劇是「在舞台上表演一個完整的勞動過程」：它利用了適當的曲調、音樂、動作，把「鐵匠打鐵刀」這一「勞動過程」生動有

力地出現在舞台上，造成舞台上那種緊張、活躍、輕快的氛圍，由於這種對圓的重疊，更烘托出一種「韻美勞儻」的創制主題的積極性。

郭楓：在民間形式的利用（或使用）上，十二把鐵刀，是相當成功的。從這個創

力地出現在舞臺上，造成舞臺上那種緊張、活潑、輕快的氛圍，由於這種氛圍的渲染，更烘托出一種一般勞動「的劇的主題的積極性。」郭沫若：在民間形式的利用（或使用）上「十二把鐵釘」是相當成功的。從這個劇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舊形式的非常熟悉，而且極巧妙地利用民間形式所固有的場面、動作、曲調，十分和諧地演出了邊區老百姓的現實生活，這裏暫不用所謂「舊形式」「新內容」之間的調和的談。

總和：是的，在形式上我覺得很完美，不像其他利用舊形式的劇本那樣，形式與內容終有點「格格不入」——不是「鐵箱子」亂套，便是新不新舊不實的「一種腐爛味道。」

總可：不錯，把形式中的「男女調情」這一套搬來，好像有點不合適。

舒寬：我也還很感覺到，「調情」的地方好像太多。

第
二

問題：是的，我有同感。「治病」的主題應該是破除迷信，它是通過個體的故事來表現的：「五元」的祖母是個又迷信又固面的老太婆，媳婦得了重病，願意到處燒香拜佛求乞於神靈，却拒絕小庵主的十位醫生來家診治，說是爲了「別女授受不親」。漢口「馬敬人」化裝爲巫婆混入邊區，竟爲老太婆所熱烈歡迎，殷勤招待，勸媳婦回一仙方——「馬敬人」便乘機搶佔軍民關係，並唆使「五元」祖母將兒子從部隊裏召回，以爲其兄解決部隊的企圖。後事爲小女債一五元一發覺，則兒童團諸小輩商議，設計揭發「馬敬人」陰謀並誘他還捕，於是老太婆轉變，願意接受八路軍醫生來家施治治病。」——從劇的情節看來，「治病」的主題又像是「漢奸」這樣不該會破壞主題本來的統一性麼！

黃民：是的，老百姓看了戲後會說：「要不是漢奸搗蛋，神靈的「仙方」是難驗的。因此，穿插了「馬敬人」這樣一個人物，反把破除迷信的主題給損害了。

群和：但是「治病」說不失爲一個好戲。像這一類形式的「歌劇」，我以

前還沒有見過。

總之：不錯，從「浩劫」這個劇裏，可以看出作者嘗試創新的戲劇形式的苦心。他大膽地突破舊形式的固有格調，比如音樂部份，並不採用民間戲劇的任何曲調，換過「廣韻」的階段，想打了一種民間風味十足濃烈的新曲子，打倒了舊調的運用也同樣經過改換，完全放棄了「七律」「五言」「流水」等陳套，而使它適合劇情，同時也保存了中國打擊樂器原有的風味，演技方面克服了舊劇的「章草」的動作，充實以話劇的「真實」的手法，在舞台裝置方面，利用了現實的佈置——這種對民間形式的運用則發展的大胆的嘗試，是值得我們讚揚的。

斯爾：但是它給我的印象是不調和。

郭楓：也是。在形式上好像不統一，像第一場「馬賊人」在舞台上二班班前獨自獨唱，獨個兒圈子，完全是個新的手法；第二場小孩子放爆竹鬧騰的形式出現又像是活報，接戲場，演員的演技為豐富的舞台裝嚴——但以前所創的，其動作，對話，派個，是現在觀衆面

前的是新的觀念。此外，既然裝置以個性的佈景，而舞台上却又保存了「舊色自我介紹」，「對觀眾說話」，「自上兜圈子」等不平而性的舊形式的格調，有些觀衆批評說：「有點不倫不類」。

舒克：還不如將「自我介紹」「自上兜圈子」「對觀眾說話」這一類殘留病的舊革什什而消，把場面緊縮一下，使它完成一個完整的折衷劇。

歐：我們不能這樣武斷。這原不是一個嘗試性的東西。

舒克：是的，我知道。但不止是我一個人看了這個感到不舒服。

主席：大家再談「消納」的其他方面罷。

曉和：「病人」為什麼要出院子裏來呢？她可以在屋子裏唱。（大家笑）

希芝：還是受了裝置的限制。他還是把對外的院子，「病人」就不得不然次出場。

高四：還有，「一元」處八路車學生被殺病，我太太裝模作樣：「一女授受不親」！將身子扭扭捏捏不讓學生進屋，這樣的人物在陝甘寧邊區是真實的麼！

當場注射，病人便霍然痊癒，針藥的反應來得過快，反使觀眾不相信。

田湘：「治病」的演員我覺得不如「十二把鐵刀」的熱烈。

魯民：很多地方唱得變了調，與樂器不能諧和。

郭振：「老太婆」搖擺得太利害，沒有把握住適度的誇張。

韓可：飾「病人」的女演員唱得較好。

斯爾：在「台辭」方面，與其「土話官化」，生成難懂，不如用「方言」較為親切，「十二把鐵刀」所以成功，此亦為原因之一。

主席：時間促晚了，同志們對這四個劇已發表不少意見，座談會需要結束——我也沒有什麼可以結論的，看起來大家很愛「十二把鐵刀」，這種形式的東西，在我們西北也是極需要，小東西，在我們西北也是極需要，名聲大家多都作。至於藝術形式的如何利用，改造與發展，正如馬健朗同志所說：「要解決的問題多得很，少數人工作中，時間對不到，沒有功夫等待，於此！」對！我們學習個精神！對！

老猴

操場上人圍個圈子，唱丁山
 門梆子又唱了河北小調，但總
 是聽老猴。這傢伙來錢要來的
 多，往常人家歡迎他，他跳起來
 就唱，人家嫌欺騙他，他也總
 出來自我介紹，要出他的鬼把
 戲，今天，說不定在搞什麼鬼
 名堂。

這時，老猴正在風風火火打
 扮。從破鏡片裏欣賞着自己瘦
 長的臉，又拿布什麼在臉上塗
 抹了一陣，得意地跳出了所門，
 搖出村了。

「老猴來了！老猴來了！」
 幾聲驚呼的喊聲似的，人們
 的頭都轉向村裏，村那邊正
 搖搖擺擺的來了一個怪物：一
 身寬呢軍服，戴一頂老式的黑
 禮帽，腰裏繫着根皮帶，鼻子
 上架着付墨鏡大眼鏡，用墨架
 勾着眉毛和鬍子，鼻尖發紅一
 塊紅，雙眼圓血盆大口，大皮

鞋一擦，
 搖擺
 家，一
 他搖擺
 人家不
 亂跳！
 起腰來
 地，還
 他反
 不倫。
 有他
 ！就是
 ，你聽
 「我
 你們可
 給狗吃
 有一
 的狗吃
 呀，夥
 呢！頂
 的。一
 老康

子。

建格這一的響來了。上一陣狂笑和雜亂的敲直響到他們這了。子。大驚。哇哇的喊光。嬌的話，就鬼臉，亂瞞。大家都笑得直不。而他却是一本正經紅了頸子的吼叫著。是這麼個逗人笑的傢伙在戰場在戰場在屋裏在，人們總覺不到沉悶說話，他總能跟入特別。這人將來豈還要死的，不要埋我，我的屍體要的。一。

次行軍宿營地，老廖住他的帳，他說：「狗不忙咬我，我還要打你幾斤瘦肉，將來總是你

滑溜滑溜是有他的來

醒的。他還是個，他磨磨四插着過日子吸菸，又抽父姓兄弟吵年手打起來的時「醒是我自走，不在你們就這麼走了幹了幾年牛，他說這半年，一只有八歡迎。」他聽船老百姓覺得只要解決抗都歡迎參加，他們給他數，才個把月，戒掉了，剛發光彩起來了性體改不掉！革命工作，即更絕了這些話「我開槍八路軍，不是要為八路軍奮

老財，第五六，從小就在村裏，打打鬧鬧，吃上了大烟，常眼，在一次吵得幾，他咽着。自己的，我要走就走了，這裏受鳥氣！」

「先到X軍，又參加了八路軍，中他打得清清楚楚，才受老百姓的風地說，因為他明白過來了。」

目的，八路軍有缺點，有錯誤，有缺點，有錯誤——你，老賴就把大烟，陷下去的小圓眼，只是滑稽的本，不過這並不影響，且使大家生活上，已經交換，我自己的了。到底！——他常

常調換同伴們說。每一次打仗要組織，他總是第一來。

這一天，陳長率令，營長號召要卸鐵，他又是一個站出來，「今天晚上我要死得宜地說：『你們可害怕，要死的是我自己們。』」大家又樂開，正是夜深人靜，滿時候。

「X軍營第一天，上總有敵人的哨，我們一連人，偷偷，大門緊閉，周圍高而阻，去路，情的要命令了：『找梯子去！』

「不用，『長！孫悟，『我多他一鞭！』，大家叫他到大，給敵人聽見，他說：『你們正要找他們呢，要長跑地批評他

刀班、
先站出
夜襲。×
投彈班，
了，「他
不要担小
己，不是
天繁瑣的
多高的砲
兵。
機搬到國
籍實的土
，連長情
卒有七十
「老」笑
壓吼，怕
「怕什麼
！」「
他馬上

立正接受，但等一下却又忘
他叫幾個人疊起來，他個
個爬上人肩頭，翻上牆頂，呼
喊了起來：
「團長，我死了，叫別人來
來！」他和另外兩個弟兄，一
面牆上爬着，要去摸哨兵。
「呼——」哨兵的槍響了
一簇火光劃過了天空。
「呼——」火光直射向哨兵
，哨兵倒下去了。登時城垣
動亂起來。
隊伍都伏在圍牆門邊，門
的鐵鎖被石頭敲得噹噹的響
老隊在門頭發火了，連發幾
放一下風一聲。門打開了，上
家緊抱着手榴彈，小心地走
進去。

黃旗的槍背在肩土，雙手手
痛滾了雷的手榴彈，頭頭向
獨奔去，迎面正奴奴憤憤的
來一陣黑影子，他接連一陣
榴彈，樹上滿着清水花，對
的影子被噴噴着，倒的躺了
的跑了。（未完）